救亡日報

沫若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三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

本報爲國慶慰勞將士特刊啟事

本報於國慶紀念日發刊「救亡日報國慶紀念慰勞前線將士特刊」，擬印刷十萬份（每千份約三元）惟本報經濟支絀，盼各救亡團體及各界人士捐助此項印刷紙張費用。捐款請逕交本館。

館址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六三一號　電話：九六五二六

報價　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　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　特種（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二十元　甲種（新聞版）全字高每行五角　乙種（中縫）前後版各四方每方九元

擁護政府，信仰領袖，舉國一致，抗戰到底！

本報特稿

代表前方受傷將士　向後方的同胞們呼籲　組織担架隊到最前線去　藥物等需要大量的供給

謝冰瑩

親愛的同胞們：

蘆溝橋事變，像一顆炸彈爆發似的，震動了每個中國人的心，燃起了每個中國人愛國的熱情，只要不是甘願做奴隸的人們，統統起來參加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了！不分前方與後方，不分男女與老幼，每一個愛國志士，都願意爲國家爲民族犧牲一切，抗戰到底。因此在前方與敵作戰的將士們，不分日夜地在飛機大炮之下，英勇地作戰，以他們的血肉和頭顱，來粉碎敵人的營壘，來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命，他們是勇敢的，堅決的，不達到最後的勝利誓不生還，誓不退讓或屈服，而在後方的羣衆們，也抱了「與國偕亡」的決心，誰也不願做亡國奴，不願中華民國失掉一寸土，不願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有一個被敵人壓迫，被敵人視爲奴隸。他們也都勇敢地走上了民族解放鬥爭之路，整天忙着做救亡工作，組織了千千萬萬的羣衆到前線去服務，募集了各種慰勞品運送到前方給將士們應用，無論在精神上，物質上，他們給與了前方將士以莫大的鼓勵和幫助。

我現在代表一切與敵在前方作戰的將士們，向後方的同胞們呼籲，關於以後捐送慰勞品時，請按照他們的需要募集送去。爲易於明瞭前方的情形起見，我簡單地分別敘述一下。

（一）前方最缺乏的是担架床和救護人員（包括擔架，醫生，看護）。

担架床和救護人員

日本帝國主義是慘無人道的，他們用飛機大砲來轟炸我陣地和民衆，每日都有無數的士兵和民衆死傷，而陣地離野戰醫院有相當的遠，負重傷的人，當然一步也不能走，前方因爲缺少担架床和担扎兵的原故，有些傷重的都因沒有人抬，已掙扎起來爬行，因流血過多就這樣死在路上了，目前各地救護會最重要的工作是組織強壯有力，能夠吃苦耐勞，勇敢犧牲的青年戰士到前線去抬運傷兵，（每兩個人需要帶一張担架床去）。更要組織有看護經驗的男女護士前到線去醫治並看護傷兵（曾受過軍事訓練，或在軍隊中服過務的爲最好）。不過人選要特別謹慎嚴格，趁着短時的熱情衝動，而沒有長久在軍隊中服務的決心者……不能睡地下，忍飢受寒與士兵共艱苦者不要去！不能跑遠路跑快跑者不要去，不能在炸彈大砲之下，努力工作與士兵共生死者不要去！行爲浪漫，不能忠實於職務者不要去，性情暴燥，動作遲緩，身體衰弱者不要去……。

藥品和醫用器具

（一）請多多捐送藥品和醫用器具，例如：紗布，繃帶，藥棉，膠布，三角巾，碘酒，酒精，止血藥，止血針，救護袋，夾子，剪子，鉗子，Lysol二百二十，衛生水（酒精病房用），硼酸等（衛生包也很需要）。

餅干麵包與鹹菜等

（二）因爲在前方敵機整天來轟炸，白天不能煮飯，所以在戰壕中的弟兄們，只好吃乾糧，如炒米，大餅之類，希望此後送慰勞食品的同胞，請爲送：大餅乾，麵包，鹹菜，腐乳，罐頭，牛奶，餅等（前方最缺乏菜吃，有時連鹽都找不到，更不要說肉了）。

棉大衣與……

（在北方與敵抗戰的將士們，更需要皮大衣和皮帽。）棉被，油布，雨衣等，希望親愛的同胞們盡力做去。

已經寫了不少了，立刻組織担架隊，多買担架床出發前方。第一步（每師至少需要十副担架床）藥品和繃帶，三角巾等也是最迫切需要的，親愛的同胞們，我們幫助前方的將士，就是幫助國家，保衛國家，沒有國家根本沒有個人的生命，就是保衛自己，我們要團結四萬萬五千萬顆愛國的赤心來挽救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民國！

一九三七，十，一日午夜於××宅陣地

戰事報導

上　我滅敵三聯隊

唐晚隊，。，一中平不傷軍……沉

昨晨三時半許，浦東

第八路軍　平型關戰役勝利詳情

記者以晉北戰局嚴重，特走訪第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於某地，叩以第八路軍作戰情況，承告平型關勝利詳情如下：

我第八路軍在平型關之勝利，因道路遙隔，滬上所傳不一，本人昨得朱彭總副司令由前方來電，內容較詳，玆將各報所未載之處，報告如下：

我軍繳獲敵方軍用汽車八十餘輛，大砲一門，砲彈二千餘發，步槍千餘，殺敵千餘，敵軍之高級司令部，曾被我軍包圍，繳獲敵方祕密文件甚多。中有敵方在整個華北作戰計劃及進攻方向之日文地圖。××××××

但此戰役之勝利，已將日寇進攻平型關計劃擊破，故敵軍只能從雁門關一帶進攻。目前我軍一部正活動於靈邱渾源蔚縣之間，蔚縣已被我軍攻下，繳獲甚多，目前該部之活動，逼使敵方調動大兵，向我軍作戰，頗使日寇應付困難。

連日朱彭兩總司令接得全國祝捷電文甚多：有將委員長，寧夏馬主席，陝西孫主席，雲南龍主席，武漢行營，開封綏靖公署，浙江福建省政府，上海大公報及該報記者長江先生，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湖北浙江福建廣東陝西河南等省黨部等。內容均一致獎勵慰勉，想我前線將士將繼續努力殺敵，以報國人之期望。

其昌棧日商新三井碼頭，被我方施放某種爆炸物，炸沉碼頭敵座。按該碼頭堆有大量煤灰，敵艦屢屢前往取煤。上月間曾被炸沉碼頭二座。

敵轟真茹南翔

昨晨拂曉，大隊敵機四十架，其中有重轟炸機六架，輪流在京滬路麥根路，真茹，南翔濫擲炸彈，恣意轟炸。自晨六時起迄十一時卅分始行停止。計麥根路投下大小炸彈四十餘枚，真茹南翔兩地六十餘枚，總共施行轟炸時間達五小時以上，所投大小炸彈在百枚左右。

敵又將易主將

敵軍總指揮松井石根大將，確已受重傷，係受我某地砲兵所發重砲彈片中左臂，傷勢甚重。受傷日期爲一日晚九時許。同時另一消息，敵眞崎大將，自因二二六事件被捕下獄最近釋出後，彼即自告奮勇，願來滬參與戰事。日政府以滬戰迄無進展，業已允准，日內即將來滬。實則彼之來滬，或係敵方調換主將，亦可未知。

華北

德州戰事激烈

德州電訊一度阻斷，昨晨德州附近有主力血戰，韓已令某某等部趕北開。德州西北角已發現敵便衣隊，正爲我包圍中。

游擊隊活躍

連日平漢路前線無大戰，高碑店西北面我游擊隊甚活躍，敵軍受極大威脅，我軍精銳，已絡續向××一帶增援，即將大舉反攻。

晉北我成鉤形陣線

晉北我軍仍堅守雁門關，敵軍係由平型關攻擊雁門關東之我軍右翼。我軍由該處稍加後退，即構成一新陣線，以雁門關爲頂點，延展至代州，而以原平爲終點。此線如長鉤形，東向再北移，成曲線形，以五台山爲此鉤形之尖點。山西綏靖主任閻錫山將軍刻在前線策劃軍事。

華南

虎門我嚴密戒備

廣州灣外大鏟海面，敵艦增至三十餘艘，排列陣勢，擬海空併進攻虎門要塞，我軍已嚴密戒備。

世界的一日

英工黨主張制裁日本

工黨常年大會，於四日在包納茅斯城開幕，該黨全國執行委員會，於三日就遠東時局，通過動議案一件其內容主張國會應立即復會，討論中日問題，並會同其他各國，在經濟上，採取各項措置，用以制止日本對華行動。對英政府要求內容爲（一）禁止本國人民以軍火售予日本，或以款項貸予日本，（二）與國聯會其他各會員國暨美國通力合作，俾在經濟財政上以壓力加諸日本，藉以制止該國對華侵略行動；（三）本乎人道主義之立場，在醫學上並用其他方式，援助中國人民。此外，大會並籲請全國同胞拒不購買日貨，藉以反對日本野蠻行爲。

日反戰運動甚活躍

大阪東京朝日新聞等報，數日未到津，據各該報駐津記者談，係因登載國內不安情形而被扣，緣日各大城市近發現反戰大同盟，婦女及學生遊行示威，要求對華停戰，情緒激昂，時有與警察衝突之事發生。

勝不可驕，敗不可餒，犧牲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

救亡小叢書　汪[illegible]泉編

中日戰爭預測　現已出版

本書內容有蔣委員長毛澤東彭德懷[illegible]論中日戰[illegible]的文[illegible]有日本及蘇聯軍事專家的預測誠全面抗戰中人人必讀書也

全書五萬言．實價一角　外埠加郵二分

文化出版社　經售處：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六三一號救亡日報館

綜合圖文小型刊物　怒吼週刊

文之精華．圖之結晶

每期有圖片二十頁，文字三十二頁，封面用[illegible]色精[illegible]，內頁用乳色象牙紙及瑞典紙。

每冊一角

出版：怒吼週刊社　發行：新生書報社　代售：五[illegible]

秘，鄉鑒

自君出走尊大人舊疾大發比得十六日信稍慰旋即寄君一信詎忽遭退回因此夙疾增劇呻吟床蓐時呼君名且以君隻身在外經濟困難爲慮[illegible]尊大人念子之切倘另有難題君之親友當可代謀解決設令遷延日久則勞人更難轉圜尚祈三思見報後速即返寓或示地址及近況至盼　韓倪啓

本報特稿

在敵機的標的下

——本報記者戰地歷險記

莫思

闔合上眼，就給凍醒過來。格子窗外淺灰色的光和那吱吱喳喳的鳥叫，告訴我早已越過了隔夜所定的三點鐘動身的時間。

一骨碌從地板上爬起，用不着穿戲，用不着整理，因爲衣服就是現成的被窩。

把二個司機的推醒，等他們檢查好機器，加好汽油，吃了那里著名的鴨子，趕路時已七點多了。

到××時，天空還沒有在我鷹眼一樣的注意下發覺有什麼異樣，一座寶塔在城牆上露出的頭，似乎也在向四面眺望。

看不見寶塔的頂，就發現了遼遠的天空有二黑點在蠕動，當然是敵機，我們煞住了車，就躲在公路旁邊的淺溝里。飛機嗡嗡地從頭上飛過去，沒有投彈，我們就大着胆起來，打算繼續前去。後面蓬蓬的幾下，黃烟直冲到半天。而我們還是把機器踏動了，騎上車子，四架敵機忽從黑雲塊里鑽出來，我們立刻關了機器又躲到淺溝里，又聽到了轟炸聲，這一下不是單純的「蓬蓬」，先「蝗」的一聲長吼隔幾秒鐘才來一個大聲的「蓬」！

拾起頭，黃烟又佔據另一天角。

我們向新的黃烟的一角駛去，趁飛機稍稍去遠的時候。到了黃烟那里，高高的土堆把我們的去路截斷了。我們跳下車跑近去看，那土堆的當中是很大的洞，寬得即使會跳遠的人也跳不過去。我們看看洞旁裂了一條條的紋，都咋了舌：

「這一定是一顆二百公斤以上的炸彈」！我們大家都這樣地估計。

我們的車子怎麼能過去呢？看問題接着來啦！

見另外一輛車身的機器脚踏車已經搬了過去，我們也想那樣做，可是我們一輛雙身的，盡管怎樣的抬它不起來。

敵機又來囉！而且是八架，分着兩隊前後的向我們這里飛來。我們停下車。我滑到一條小河里八架飛機在頭上飛向××，蓬蓬蓬……一連的七八下。

頭上沒飛機，我們的搬車工作又開始。這一回，有二個老百姓幫助我們的，流了滿身大汗把它搬到洞的對面。

向前。司機的趕管開車，我顧左面天空，另一司機的留心右面天空。但，那像要下雨又不下雨的天，常常到敵機很接近我們時才發覺。聽聲音吧，我們機器脚踏車的聲音是比什麼還響亮的。

到了××附近，我們發現了更多的敵機，前面的兩角有十四架，後面有七架。那里沒有很好的躲處，我在棉花田上跑着，給絆了一交，卻看到了底下一條泥縫，很窄，我用着力才把自己的身子擠進去。

從地上傳過來的轟炸聲，不止一個方向，不止一個炸彈。飛機打頭上飛過時聲音很響亮，即使去遠了，聲音還是有的。

聽到像一隻鳥拍着翅膀那樣的聲音，知道有一架敵機是離開地面很近了。隨着：「撲！撲！撲！」一是機關槍的掃射，這聲音叫人更寒胆了。

我從草縫里期上看，一個地方就集結了十幾架轟炸聲和機關槍聲沒有一刻停過，自己一離開地縫，就會給炸得粉碎，或是被打得像黃蜂窩一樣。我從來也沒有研究過昆虫，但在地縫里嵌了一個多鐘頭，我眼睛和昆虫的接近眞是跟對着細微鏡一般，連毛孔看得清清楚楚的。

敵機還沒有完全離開頭頂，司機的已不耐煩地嚷着要開車，而且很堅決地踏了發動機。我們的要去的那一方向就是敵人轟炸的地方，我們似乎是送上去轟炸，但，我們爲要離開飛機轟炸的目標地，祇有冒着危險進行。

可是飛機又找到了我們，而且似乎看見我們是伏在棉花田的。四架敵機在我們頭前飛來，機聲越來越響了！蓬！蓬！我身子在地上跳起來。是蓬！泥土濺到我手上了，我連忙縮後一步，蓬！泥土像雨一樣在我背上壓下來了。我知覺麻木了。等我清醒過來，就在我頭前，一個很大的窟窿。天哪！如果敵機投下第五彈時，或者我不退後幾步時，我早已粉身碎骨了。

但是我們祇要稍稍有一些機會，便向前駛。在敵機大轟炸下，逃出這個目標地，已費了三個鐘頭。

在眞茹我看到好多個人受了傷。回到上海，已經二點多了。我滿身是泥，褲子上二個窟窿。

但是我沒有死，我還幹一下！

救亡播音

文救會救亡播音今日下午六時半至七時由歐陽予倩先生在交通部國際電台演講「抗戰中的皮簧劇」。

明星影片公司職演員組織的

中國劇團在難民收容所

走到了大千世界。

這裏過去是「梵王宮」跳舞場的舊址，小市民們在這兒曾經用熱滑的舞步跳動到天明，自從戰事氛圍罩滿了最活躍的大都市之後，這兒也被支配着當作難民收容所了。

向童子軍說明了走了進去，廣場上圍滿了人。孩子，永遠是那麼天眞的，睜閃着烏黑眼睛，把小拳頭高高抬起，喊着：「打倒我們的敵人！」

從人堆裏擠了進去，我明白，那些孩子是被戲的感動，迸出它們雄壯的呼喊，演的是街頭戲劇「放下你的鞭子」。據探詢：演出者是新中國劇社，它們幾位都是對戲劇有極大虔誠而希求在學習中表現出它們優幹成績。

並沒有看走眼，電影藝人黃耐霜女士也圍在那兒，經問訪：她只是一個觀衆，並不是它們劇團的團員。

繞了一個圈子。

苦難中的一些同胞還沒有把它們所身受的直接痛苦忘掉，角落里常發出怨聲。辦公處附近鋪着有幾張長枱子，難民中婦女，手拿着針線縫製絲棉背心。

這兒有一千多人，管理上顯然是不容易弄得好的，然而出于意料的每個辦事員與難民都在精神上表現出它們之在組織與訓練上皆收到美滿的成功。

它們不僅在維持着不使難民挨受飢荒，而且它們很注重它們精神上的糧食，使它們得到更豐富的滋養。

「識字教育」精神講話「歌詠」的補助教育它們是儘量的施捨給與他們。

孩子和壯丁更在鼓勵中實施一種非常的基本訓練，培植它們能發展的力量。

中國劇團是明星影片公司，職演員組織的，他們平日就非常地愛好戲劇，可惜沒有機會嘗試，這次大胆地組織了這個劇團，一月來演出的地點已有十餘起了。

團裏面還有歌詠部，識字教育班，聽說他們每日下午，在好幾個難民收容所裏，教難民讀書呢！

愛國不敢後人

人力車夫馬泰智建議互助會提款購買救國公債

人力車夫馬泰智等十六人前以國難日亟，義憤塡膺，曾公呈市政府以特區人力車互助會逐年逐日提存之救濟款項，請飭令提出十萬元換購救國公債，業由市政府批交社會局，訓令該車夫等直接向特區人力車夫互助會建議，馬等乃向該會提出建議書云：「竊自倭寇侵滬，神人共憤，我蔣委員長倡導全面抗戰，凡我黃帝子孫均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貢獻於國家民族，以拯救國難抵禦頑敵，泰智等均屬人力車夫，貧無立錐，而報國有心，竊以特區人力車夫互助會，逐年逐日在車夫身上提存之救濟款項，已不下十萬元以上，泰智等日前會商僉願將該款提出十萬元，以購買救國公債，該項存款，又均係人力車夫之血汗，人力車夫爲中華民國之國民，愛國有分，凡有心肝無不贊成，除已直接公呈市政府批交社會局，訓令直接向鈞會建議外，合特建議如上，至祈早日決定施行，實爲公便」（斌）

健兒勉旃！

——××師慰問受傷勇士

陸軍某軍某師，自參加羅店，劉河，月浦及劉行一帶抗戰以來，爲期月餘，屢與倭寇鏖戰，厥功甚偉，該師亦共傷亡官兵××人，蔣委員長特賞洋一萬五千元，×總司令亦賞各官佐每員五元，×軍長××，爲眷念部屬起見，特由該由政訓處與軍需處會同派員至後方醫院，代爲慰問。茲將其慰問負傷官兵書誌左：

諸位負傷的官兵同志們：

蘆溝橋敵人更兇暴的把侵略毒焰燃起了！我們國家，八十年來次殖民地的壓榨，已够受，那無窮盡的亡國慘痛，何堪坐待；事實已告訴了我們，要求生存，祇有在殘酷的戰爭中從血泊裏去衝出我們民族的出路。

幾年來，我們厲兵秣馬枕戈待旦所期待着的偉大民族自衛抗戰，已經是展開了，各官兵都是在這一偉大的戰爭中，在師長的指揮領導下。同仇敵愾，很英勇的殺敵流血了！光這種有意義的流血，原是我們軍人無上的光榮，敵人的兇餘猶是有加無已，還望諸位好自珍攝，快復健康，再接再厲，早日回到前方，再隨師長奔赴前敵，殺盡此民族最大的敵人——倭寇，方纔甘休。

諸位均係師長多年袍澤，同生死，共患難，南北征勦，無役不從，現倭寇雖經鉅創，而野心未戢，前方同志，仍日在浴血苦戰中，師長雖『軍書旁午』亦未能須臾忘諸位，深望諸位在醫院療治期間，須確守醫院規則，保持榮譽，傷愈之後，卽速趕回前線，不可藉故逗留後方，貽人以口實；政府是決心長期抗戰，我們分屬軍人，爲國家爲個人，此時正是我們奮發圖強建功立業的絕好機會，茲因軍務倥偬，未能親至後方慰視諸位，特派員前來代爲慰問，並略備微薄犒勞，區區之物，聊表寸意耳。師長×××

專論

外蒙取消獨立的期望

儲玉坤

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氏，已於九月二十八日清晨，奉命乘了飛機回到莫斯科斯去了。我們對於鮑氏此行的期望，就是能帶回給我們眞正能做到外蒙取消獨立的消息。而表示蘇聯對於八月二十一日所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有信守不渝的誠意。

中華民國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基於平等的原則，自然演化而組織的國家。單就外蒙而論，在一九一〇年的宣告獨立，是由受了帝俄的誘惑，訂有所謂「俄蒙協定」；到了歐戰中俄國革命的時候，又本其『嘅嘅向化』的精神，向徐世昌總統遞呈請願書，要求取消自治，重歸中國政府統治，所謂「仍復前清舊制」。至於外蒙的第二次獨立，我們也承認實由於中國內政的腐敗，軍閥的戰禍不已。再加日本帝國主義者侵蒙日亟所致，但是蘇聯仍能信守其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二〇年的兩次「對華宣言」的原則，與中國締結「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其中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完全爲中華民國之一部份，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第五條第一款）這可證明蘇聯對於中國毫無領土野心，對於外蒙始終承認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承認中國在外蒙的主權。可是不幸後來中蘇多故，以致邀約召開中蘇會議流產，而外蒙的地位也就居於不明狀態之中了。

去年「蘇蒙互助協定」的締訂，雖然與一九二四年的「中蘇協定」的精神相違；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蒙日亟，一時的便宜行事，於蘇聯承認外蒙我有宗主權的原則之下，我們對之也不能過分譴責與非難。總之，外蒙在歷史上是屬於中國的，就是蘇聯迄今都承認中國在外蒙有宗主權。只是因中蘇外交關係的未曾加以調整，以致外蒙存在獨立的狀態中。

但是「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於中國抗日戰爭的高潮中，簽字了。而其第三條規定：『本條約之條款，不得解釋爲對於在本條約生效以前兩締約國已經簽訂之任何雙面或多邊條約，對於兩締約國所發生之權利與義務，有何影響及變更』。這還不是指着一九二四年的「中蘇協定」而言嗎？所以我們衷心盼望大使的奉召返國，能轉達我們的期望，俾外蒙早日取消獨立。

這在今日顯有二層意義：

（一）取消外蒙獨立才足證明蘇聯對於「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有信守不渝的誠意，同時也唯有如此，才配談得上中蘇互不侵犯，否則日本在佔領華北之後，也可以和中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了。這不是滑天下大稽嗎？

（二）外蒙取消獨立之後，卽屬於中國領土，在全面抗戰的今日，外蒙也可以參加這一次的中華民國爭取自由獨立的神聖戰爭了，將其軍隊改編爲第×路軍，向東收復失地而加強中華民國的抵抗力，以期獲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並不奢望蘇聯以實力援助我國，我們只希望蘇聯在精神上道德上予我的同情與贊助。而且取消外蒙獨立，蘇聯實負有道德上的義務。所以我們衷心盼望大使返任時，能帶給我這樣一個消息。還次我國對日長期抗戰，固唯自力是賴；但要五族的大團結，才而爭取到最後的勝利。

救亡短訊

◆上海市各界青年戰時服務團內地宣傳隊日內將出發蘇嘉湖等地宣傳救亡，以激發後方民衆之抗敵情緒。

◆大公戲劇電影讀者組織戰時服務團，先後成立救亡演劇隊六隊，已於難民收容所，傷兵醫院，及赴內地演出。該團爲擴大範圍起見，特登報徵求愛國青年參加，應徵者男女數十人，分組第七八兩隊，第七隊已選定沈西苓作曾在本報露之「在烽火中」，由林千叶任導演，在最短期內演出。

◆文救會團體會員孩子劇團，因團員多係自戰區逃出且與家庭離散者，故經費甚感困難。昨日該團負責人經文救會之介紹晤蔡林之生氏，當由蔡氏代爲經募二十餘元。

國慶特刊印刷費誌謝

本報募集「國慶紀念慰勞前線將士特刊」印刷費，茲收到莊人青先生捐洋六角，全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人捐洋三十元。

自由捐誌謝

本報徵募讀者自由捐，昨承與少庭先生捐洋五角五分，特此誌謝！

我們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貢獻給國家！

悼劉羣先生

聽到了劉羣的死耗

章乃器

金先生打電話告訴我，劉羣死了！我神經系忽然麻木了一下，好像中了電。半響，才在腦海中顯現出來一個青年的影子。「呀！他真死了嗎？」我這樣的自已問自已。

兩年來我和他在救亡運動中共同努力，但真可說是「言不及私。」他是什麼地方人，家裏有什麼人，生活怎樣？我都不會知道。我只感覺到他是一個有理想，有能力，有熱情，而能夠苦幹的青年；我們所需要就是這一種人，何必追問其他呢？

在主編「救亡情報」的時候，他從狹小簡陋的編輯室跑到印刷所，由印刷所跑到發行站和郵政局；連茶房信差的事情他都很愉快的毫不猶豫的去做。這，救亡運動中幹部人才的一個典型，是許多文化人所不肯做的。

在蘇州看守所裏見過了之後，到上海來只談過兩三次——忽忙中還不及細談。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說要到外埠去做救亡工作。那天不曾來得及見面，然而誰知道以後就永遠不能見面了！

時代更迫切的需要他的努力，然而他已經去了！這一點，不但我們要抱憾，恐怕劉先生也要抱憾吧？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只好多多的努力，也許，我們能夠多多的努力，劉先生地下之靈，會感到安慰一些吧？

我們損折了一員勇將

羅青

九月念八日的早上，
我見到一個友人，——他正在悲傷；
他用顫咽的音語告訴了我：
「我們當中，損折了一員勇將」。

這消息猛的擲給我一個沉重的驚愴，
我的感覺系統，也立刻失了恆常！
我幾乎要失聲的叫了出來，
然而，我呀，我終於把愴痛變成了悲壯。

我認識你，有一年的臨光。
但，我們的認識，不在狹小的友情和彼此的面龐。

你有一顆大胆而純聖的心，
在暴風雨的歷史的進程上發光。

成千萬的青年大衆，
揹上救亡的十字架，踏遍沙場；
他們和她們，全是中華民族最好的兒女，
你呀，你確是他們和她們最好的兄長。

你不懈的在艱苦的鬥爭和實踐，
你不懈的在忠誠的學習和試嘗，
你為真理流過無量的血汗，
你的血汗鼓勵起廣大的青年的波浪。

八一三的砲聲，震撼滬江，
中華民族的抗戰，在歷史上登場，
為了保衛祖國，為了民族和人類的前途，
你呀，你提着文化的武器走上了自已的哨崗。

我們的敵人，正在猖狂，
我們艱苦的鬥爭，方始開場，
忽地，在我們的前面，出現了萬丈血光，
呵呵，我們的當中，損折了一員勇將。

但是，朋友，我並不為你而徒作感傷，
我也並不為你而詛咒死亡，
自由的代價，真理的光榮是什麼？
明白了這個，我們只有為一切的死者而振臂的歡歌。

劉羣之死

唐納

劉羣兄終於在九月二十五日晨二時一刻殉職於他的崗位上了。

突然聞喪失了這位博學堅貞，英勇，熱情的青年友人，是劉羣兄生前識與不識的朋友，誰都會感到無限哀痛的，有幾位，除了哀痛以外，而且對於他的早不死于北平或上海的獄中，遲不死於敵人的槍炮下，而讓病魔奪去了寶貴的生命，更表示了深深的惋惜。

是的，表面看來，劉羣兄死得太平凡了，然而在實際上，在高談空論，苟安貪懶，偷生怕死，營利取巧者還十二分充斥着的目前，他能夠償付了自己的宿願——為了工作而犧牲，他的死不是平凡的，雖然我們也同樣感到了深深的惋惜，惋惜他死得太早！

劉羣兄死在到處揚着血的這個時節，即使是他生前最親切的人，也當會無半減少了若干驚奇和刺激，然而，他對於人生和工作的態度——嚴肅而寬大，好學而刻苦，他的每一個理想和熱情，以及他所尊重的每一個信念和他所担負的每一件工作，却該和民族戰士的壯烈和犧牲精神同樣，永遠刻在劉羣兄生前識與不識的友朋們的每一條神經的每一滴血液裏。

作為一個電影戲劇評論家的劉羣

史步金

劉羣，這位年青的政論家，青年運動的工作者，在電影戲劇評論方面，也有着特出的成就的。不過不為一般人所知道，因而提起劉羣的名字，往往就只聯想到他的政論與青年工作了。

他還一次參加了業餘劇團所組成的移動演劇隊出發往內地，也是由於平日對於電影戲劇的愛好，及在電影戲劇方面的修養被業餘的幾位朋友所看重之故。

可是他離開上海之後，一些不熟悉的朋友頗有不理解他還行動的。現在他永不能為自已辯護，却是他死在演劇工作的崗位上，使尊敬他或者友愛他的人都知道了他和電影戲劇的密切關係。

什麼時候他開始從事電影評論，我已不大了然。在一九三四年以「萍華」等筆名在晨報每日電影執筆的時候，我們還疑心是別人的化名呢，後來知道每電的萍華，已到民報影譚用「未名」等筆名評論電影了。才相信萍華就是萍華，他以豐富的外國語與藝術的修養，替影譚盡了極大力的就是他。

他不但電影戲劇的修養很豐富而且於音樂舞蹈等藝術部門都有所知，雖然在這些方面不像電影戲劇上那樣的發展過他的才能。

如果不是去年一年我離開了上海，我相信和他的友誼會更密切的。他是一個這樣友善的人，去時，像別的朋友所述，他是如何的不願意死以！但死者安息能，生者以沉默表示深深的哀傷，埋首於不倦的工作啊。

劉羣逝世經過

伊明

我們的隊伍出發剛剛是一個月的第一日，我們失去了這位伙伴——劉羣，青年工作的彗星。

八月二十五，隊伍由上海經蘇州，木瀆，常熟，梅李，珍門廟，而到常州。

他在隊伍裏，主要的是計劃工作，以及對觀衆作時事分析和講演。每個地方的抗敵後援會，青年人，都和他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所以在我們的隊伍裏，他是位政治指導員，也是我們演劇宣傳員，給觀衆的一位最好解釋者。

從上海到常州，他一直是非常努力地健康地工作着。

至九月十七日，他的喉嚨有些腫痛，他自己說是扁桃線發炎，老毛病，後有看重它。到十九日我們的隊伍由常州至宜興，那天他有些發熱模樣。團體要他留在常州，他不願意，並且說兩天就會好的。但是在到達後，當天發燃得很厲害。於是在翌日（廿日）便伴送至當地縣立醫院診斷，檢驗結果，謂不是白喉，但以設備不佳與醫生之低能，也無法與之治療，所以雖然住院三天，實際效用可說是沒有。廿五日我們的隊伍由宜興返常州。當夜即送武進醫院，這醫院是教會設立，各方面都比較完備，醫生云，情形相當嚴重，是白喉症狀，同伴們聞訊都非常担憂，於是請當地縣長通知醫院慎重治療，一方面每天派伙伴四人日夜輪流陪伴。廿四日，據陪伴他的朋友回來說，症狀十分嚴重，說話也不方便，而煩燥非常，常常要從床上跳起來，雖然去看護他的朋友，都是身體極壯的，但亦無法控制他，於是把他的四肢用繃帶繃起來但他仍然設法掙脫，看這樣子，十分難過，而大小便自已也都不能知道，所以我們的同伴親自給他換了好幾次，到夜間，常想吐的，而吐出的是帶着血水的痰，而後是喉間發爛了的肉，並且口[illegible]流了血出來，醫生也束手無術，謂病菌已侵入肺部。

我們聽了，知道人已經不中用了，但是怎樣去告訴他的夫人岳母，和他的一個小女孩及二個初生的男嬰呢！終於那個不幸降臨了，時間是子夜兩時一刻。

直到此時，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淒愴。

劉羣先生傳

陳毅

當我提筆給劉羣先生寫傳的時候，我心中真是感到無限的悲哀。

劉羣先生，原姓朱名宗彬，號賀臣，劉羣是他的筆名，浙江海鹽人，民國二年生于浙江海門，二歲喪父，三歲喪母，撫育成人，全賴他大姊宗媼女士。

六歲入北平市立小學，其後又隨姊南歸，入上海招商公學，該校英文極注意，故他之英文根底在當時即培養成。

招商公學畢業後即入蘇州東吳大學攻外國文學系，除在校除讀書外，即向上海刊物投稿，並參加學校之一切活動，惟當時意識模糊，更未與任何黨派發生關係。過至二十年始離東吳轉學北平大學院政治系，此次轉學，在他家屬極不同意，因家屬要他學交通，而不願他學政治也。但他畢竟拂了他家屬的意志。

當時，適「九一八」事變發生，他乃一熱誠了青年，定不甘落後，故當時北平學生之一切活動，他均參與，有名之北平學生南下示威，他亦其中熱烈參加者之一，並担任極重要之工作。

因此，他由京返滬，便毅然加入河北省反帝大同盟，更因工作努力關係，旋即被升任反帝同盟北平市委，並于是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A史沫特利赴平視察，以反帝盟省委會翻譯之故，得識史氏，更以他極流利之英語得史氏之賞美，乃聘他在滬出版之中國論壇（China forum）北方通訊員，並在此時即往美國「新羣衆」寄通訊稿。

他因為對於通訊工作特別見長之故，於同年四月被調入中國工農通行社北方分社負責。全中國有許多關於北方救亡運動的報道，即他努力之結晶。

不幸二十二年六月，他既遭逮捕，幸賴家屬奔走，但仍判刑五年，送北平反省院執行。然終因他家屬厚愛，他雖被判決，仍未一時停止奔走，故他在反省院一年，即被釋出。

釋出後，遵家人之囑，入武漢大學，一方面也是暫時休養。但他乃一熱烈之青年，決不忍看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兇燄到處燃燒，所以他還背了他家屬的意志，偷偷的跑到上海，但為經濟關係，又應家屬之囑入復旦大學。

在校除參加救亡運動外，即用蘇戈，金鑑，萍華等筆名發表文藝，電影各方面作品，並與客觀社全人辦「客觀」半月刊，不久前死去之胡洛先生，即他當時最得力之同志，「客觀」停刊，他又與文學青年社同人辦「文學青年」，同時即以劉羣之筆名發表政治論文，並用韓立生之名發表學生運動論文多篇，會搜集名「學生運動論文集」，此為先生最大之收獲，亦是學生運動寶貴的文獻。此外，尚有「現代學生的根本問題，」是他用新的觀點所分析的一部學生運動問題的專著。

一二九後，上海全國救國會成立，他即担任編輯救亡情報，並出席各方面的講演會，此時期他寫文特多，「時代論壇」，新認識，生活知識，通俗文化等等進步刊物，均有他之文字，賀剛，司徒禮明，謝玉田等均為他之筆名。

他除寫短篇論文外，小冊子計出版有：「世界學生會議怎樣援助中國學生」「動盪中之西班牙」，「近代國家統一過程研究」，「憲法知識讀本」「告徬徨中的青年」，「青年生活顧問」，「中國在統一中」，最後絕筆則是「戰時的宣傳工作」。諸書中，尤以告徬徨中的青年銷行最廣，影響青年至大。

七領袖被捕後，救亡情報停刊，但他仍與人共辦時論時代觀，社會公論通俗文化，並於此時入上海雜誌公司任編輯，與金則人先生同編「讀書」。

抗戰爆發，他會辦戰時訓練班一班於法政學院，但未結束，他即隨業餘劇團赴內地做救亡工作，意在搜集更多之材料作救亡工作之參考，並組織民衆作抗戰之後援。乃志未竟他惡耗傳來矣，以五天之白喉病，竟致他於死，悲矣，他今年剛二十五歲。他一生為救亡運動奮鬥，除他之工作與著作外，孑然一身，所遺夫人，男孩二，女孩一，女孩四歲，男孩僅四月。

他著作除上所列舉者，尚有三十萬言未搜成集，此中尤以「未名」，「蘇戈」「萍華」筆名寫電影評論極多，所最使他遺憾者，他搜集之青年生活問題調查表數百份，他正在搜集成一千分即開始一青年問題之大著，乃亦不如他願，他竟在廿四歲的壯年死去，他死得太早了！

責任到是在我們這些他的後繼者怎樣完成他所沒有完成的，光悲哀是無用的事。

本報十日合訂本

第一二輯均已出版

每冊實價二角

本館及各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救護慰勞委員會第二次募集慰勞品及代金清單（八）

陳先生一元，黃女士罐頭一只，張先生罐頭兩只，王公館十元舊衣五件，鄭女士三元五角，鄭女士十元，俞鴻濬夫人十五元，梁公館舊衣七件，陳公館舊衣六件，陳公館五角，黃公館一角[illegible]分，陳公館二元，徐公館舊衣三捆，徐公館一元，胡公館舊衣一捆，蔣大媽一角，孫公館一元，孫公館五角，瞿公館舊衣十一件，瞿公館六角，沈先生罐頭二聽，沈先生四角，沈先生五角，王先生蔴袋一只，錢先生雨衣一件，源豐祥號罐頭二只，老大房號罐頭二只，同成米號蔴袋二只，公大順號罐頭十只，永康號罐頭五只，洽興米號蔴袋五只，

我們要抱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

文藝

文藝工作者真的救亡無路嗎

阿英

從南京寄來的十月一日「金陵日報」里，看到一篇題作「寫給文藝工作者」的文章，作者署名「之穆」。他記錄了和一位由上海去的「有點名氣」作家的談話。

據那一位作家說，上海的作家沒有一個組織，沒有一些討論，沒有一點計劃。就是在局態嚴重的今日，還是分着行幫，「跨着二個團體的雜誌的寫作者會遭到什麼樣的厄運。在上海靠賣文吃飯是好像分贓。」最後，他更憤憤地說：

「我們從北方來的時候是抱着不知多少的熱和希望的。我們以為上海的作家現在一定已團在一個組織裏，計劃好了一個壯嚴的道路，在民抗戰裏，全國文藝工作者將怎樣偉大的動員來，把我們的筆尖怎樣指向着我們的敵人。我是深深的冀望着每個人都能在抗戰裏盡一分力，我們是熱烈的渴望着文藝家像一個前線的戰樣的，他們不會站在一塊兒的。但是他們不會像你所冀望的一樣工作起來的。」

之穆先生聽到這樣的談話，當然是很憤慨。於是提出了抗議：「難道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已所說的話？他們不斷的向每個人說，我們大家要在一塊兒幹，只有在一塊兒幹才有力量，為什麼他們分開來並且對立的幹呢？即使他們有什麼意見的分岐，那麼在這砲聲裏也總可以消除了，為什麼他們還不肯罷休呢？」

接着之穆先生又問這位作家自已的計劃：「就連你自已個人也沒有嗎？」回答是聳聳肩：「或者吧」！再問：「那你打算怎麼辦呢？」這位作家答道：「或許有一點計劃，不過每天變動着的。」他終於拖着了一個灰暗的影子離開了南京，不知道走向了那兒去。

我想總不止於這一位作家的看法是如此吧。上海，我們也接到一些作家們寫的「救國無路」的原稿。他們傾吐着許多心里鬱結着的牢騷，說已是想担負點救亡工作，結果，到處給予他們，祇是「碰壁」。

從我們在抗戰中的組織工作經驗，以及有着少的文學組織的事實上說，這些作家的談話相字，是不完全確實的。我們不妨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作例。這組織是完全依靠着很多文化部門的組織在支持。無論是文學，戲劇，音樂，繪畫，都有個別的組合，甚至同性質的不止一個。以文學說，如「報告文學者協會」，「詩人協會」，「話劇界救亡協會」，以及其他組織，是相當的多。即使部分的還有殘餘的宗派觀念存在，但我相信，真誠的要參加救亡工作的人，是決不會沒有機會，而至於無路的。組織有這麼多，報紙雜誌有這麼多，是絕不會一條路都走不通的。

[illegible]

加。第六，是以為「參加救亡」即是「解決生活」，結果是並不能如其理想，遂放棄工作，變成沒有工作。

當然也有其他的原因，一般的說，是不外這幾[illegible]

[illegible] 海分會 [illegible]

項的。這很明白的可以看出，一個文化人，祇要他有決心參加救亡工作，決不致「救國無路」，而被逼得「無事可做」，而「不得不到內地去」。在全面抗戰的情勢之下，在前後方的任何角度里，是都有極多的工作等待着人做。就是沒有組織關係的任何人，也同樣的有着廣泛的個人救亡工作之路。對於這樣的呼喊，我認為，如果不是一種巧妙的迴避，也是自己不懂得尋找工作的方式。工作不一定會找人，可靠的是人找工作，自不去找怎麼能決定工作會飛得來？把自已救亡的路限制的過於狹隘，當然也不是一種完善的辦法。

基於以上的事實，某作家不得不到內地去，以至於上海的作家沒有組織，沒有計劃，和許多「救國無路」的呼喊，不竟是事實，是明白易見。但我們也必須從這些表現出來的事實反省，在上海的文化人，以及文學的救亡組織上，是不是也有許多缺點。這也同樣的可以證明，我們組織的開展依舊做得不夠。我們的羣衆發動工作還不能廣泛深入，在某一些單位上，工作分配得還不恰當，勻稱。某一些地方，我們是因噎廢食地，不免於戒備的太嚴。某一些地方，還表現着殘餘的宗派觀念，沒有完全的克復過來。這一切，也都是防礙着整個救亡工作的進展的。

對於不正確的意見和呼號，我們應該加以指摘；同樣地，為着整個民族的前途，自己的一些缺點，也必需依據別人的指摘和呼喊，而加以嚴厲的反省。我們應該使每一個人，祇要他不是漢奸，都能參加救亡工作，尤其要在工作的進展中，在相互的教育中，使我們每一個人生長！希望不要忽略這些喊叫，更要因着這些喊叫有若干的不正確性，就忘却了其間可以教育我們的地方！（十月三日）

卜算子 傷兵難民

葉聖陶

「莫致慰勞辭，誰耐閒消遣！快與咱家去彈丸，心急同前線。」「留臂創難治，去臂魂先斷。豈似新豐折臂翁，獨臂爭重戰？」

齊視死和生，那問恩和怨。蕩折傷夷任慘悽，猶頌今同戰。緊緊咬牙根，炯炯睜雙眼，身分無分共一舟——民質從今變。

偉大的戰士

——軍中隨筆之三——

冰瑩

當我洗完臉跑進醫院的時候，唐醫官又告訴我一個可驚的消息：

「又有一個連長，一個排長陣亡了！」

「什麼時候死的？屍體還在這裏嗎？」我淒然地問，心頭上籠罩着一種說不出沉痛和悲哀。

「就在這裏，我帶你去看吧」。

他領我走進那間住官長的病室，還兒我已來過十多次了，有兩次都看到了烈士的遺體，我曾難過了好幾天，想不到今天又有同樣的事發生，我傷心極了，拖着遲緩的步子跨進了正屋，究竟詠芬比我還勇敢，她把被褥掀開來，一個血跡斑斑的屍體映進我的眼簾，鼻子一酸，淚珠幾乎要流下了。

「幾時死的！」詠芬也問着。

「今早五時死的，昨晚十二時抬來醫院，還打兩針，因為肝臟被大砲打穿了，不能救。」

唐醫官詳細地說着，我細細察看他受傷的部位是脅下貫通，摸摸他的手似乎還有點溫意，但脈搏已經停步。

「他是那一連的？什麼地方人？」

「×××團追擊砲連的連長，他叫劉健，湖南湘潭人。」

一個士兵站着立正的姿勢回答我，接着又加上了一段：

「他最勇敢，最會打仗，凡是屬於他那一連的弟兄都沒有一個怕死的。北伐時帶過很多次花，本來是偵探連連長，他還是少校連長。」

對着劉連長的遺體靜默了三分鐘致哀，然後轉過身來看另一位排長

「呀！怎麼他的眼睛還沒有閉！」

誰在大聲叫着，我也吃了一驚。

原來死者的左眼睜開，像活着的時候一般，右眼也沒有緊閉，開着一條約一分寬的縫，一排潔白的牙齒緊緊地咬住下唇，表示着恨日本強盜到了極點的樣子，兩膝彎曲着，臉色像生時一般，絲毫不帶死色。

「他並沒有死呢，你們看！」我說着，詠芬連忙去摸他臉部和手。

「死了，是冰冷的」。

唉！完了，還有什麼希望呢，兩個勇敢的戰士，都為民族解放的鬥爭而光榮地犧牲了！

「有誰知道他是那一連嗎？」我悽咽地問。

「他叫向得標×××團的代理連長，這回打死了至少有三四十個日本鬼，三天三夜伏在戰壕裏沒有吃飯，拚命地衝打，拚命地衝鋒，他本來是排長，因為六連的連長帶花，所以他來代理，唉！他真是個好人，又勇敢又和氣，弟兄們都愛他。」

一個士兵含着眼淚敘述他的簡單歷史，聽衆都低下頭來嘆息。

「日本鬼還沒有完全消滅，所以他死了都不閉眼睛。」

「你看他多麼恨日本鬼，牙齒咬得緊緊的」

「還有，他的一雙脚，真像在戰壕裏坐着休息時的姿勢一般。」

弟兄們我一句你一句地在互相談着，我忽然憶起了一句頂重要的話問他們。

「他們兩個死的時候有什麼遺囑嗎？」

「那位連長痛得要死，哼都哼不出，還有什麼遺囑？」一位高個子穿着棉背心，左手帶花的士兵回答我。「只有排長在死前大聲喊着：『醫官，快點把我醫好，我要到前線去呵！』」

——唉！臨死都不忘殺敵，偉大的戰士呵！每個人懷着滿腔的哀悼默默地走出了病房，竹籬外面傳來混雜的脚步聲，又有好幾個受傷的戰士抬來了！……

和塵蕪第八路軍平型關大捷口號原韻

思者

獨揚赤幟走中原，久蟄能蘇黃帝魂。
一夕雄關盧鎖鑰，天教朔漠騁騊駼。
驃姚善戰匈奴憷，李廣行軍逐草征。
笑執蛟螭充下酒，靡崖功已勒長城。
經天太白芒初吐，高節凌霜氣更遒。
猾夏陰謀關一擊，屹然重鎮雁門秋！

墻頭小說

兵變

沈馨

天不歇地落雨，把一條泥路落得很爛，第×團傳令兵黃得標，幾次被這些爛污泥弄倒，跌得好苦。

「媽的，斷命天，總管下雨。」

但是黃得標說完這句話的時候，正跑到一個大泥水塘前，要伸腿下去，就想起這是有一丈深的炸彈洞，連忙縮回。於是又想到，這下雨天也是好的，東洋飛機就不會飛來。天好，老實不客氣，走路就沒有這樣自由，東洋飛機追得你不由得不躲着。有時亂擲彈。

黃得標想得高興起來，自言自語道：

「好，好，落雨，對我們打仗有好處的」。

這樣，黃得標就不怕跌交，仍舊朝前走去。

沒有多少晨光，到了八字橋線上，黃得標就把團部的命令呈給連長正在這時，張永勝過來一把拉着黃得標說：

「老哥，我來報告一個有趣的消息給你」。

「好的」。黃得標坐了下來。

「對過愛國女學的東洋兵，今天早晨，自打自」。

「自打自」？

「今天早晨，我們聽見對過槍聲啪啪響起來，我們想這一定是東洋兵來倒蛋，我們就等着。但是過了一會，不見東洋兵半個影子，這樣的來了三四次，就有點奇怪……」

「奶奶的，好笑」。

「後來我就派人去打聽，原來自打自」。黃得標拍着腿大笑。

「這樣，可以省我們幾個子彈。」

「但是這般叛變的兵，應該算作我們的好朋友，可惜起先我們不知道，不然，我們就沖過去幫幫忙，把這些可惡的東洋兵殺光。」

黃得標站起來拍拍張永勝肩胛說：

「好，好，我帶回去講給大家聽。」